

修行與家庭

生死共在的慈濟關懷

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盧蕙馨

女性在社會定義的家庭與如來家業的家庭，可以扮演什麼不同的角色？
從社會層次、身體層次、實踐層次談性別，也談修行，
盧所長以慈濟為例，告訴我們從修行起步，性別將可以被超越，生命將會更寬廣。

前言

今日所要講的「修行與家庭」並不是我的專長，因為我沒有結婚，所以家庭對我而言是個抽象的概念。再則「修行與家庭」這題目，對我們的



◎盧蕙馨所長親切地談著從慈濟中所觀察的性別角色互動經驗。（照片提供：香光山）

聽眾也顯陌生，因為在場多數也是未婚的。一般社會所謂的家庭，是指由婚姻建立而來的家庭，這裡頭有很多理不清的牽扯。佛教對家庭的定義與一般的定義有所不同，佛教所指的家庭是指如來家業——佛教的家庭。

因為做學問的人容易被思想概念困住，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不受講綱的限制，想看看自己的生命，一個想要修行的人，都已經到了50歲的階段，是如何來看待這個重要的議題——性別。每個人，生來就有男女的性別差異，但性別到底限制了我們那些思想、行動？有多少部分是可以解脫、超越的？身體雖然限制了行動，但是我相信思想、靈性應該可以超越身體的限制。

所以，這回我將從三個層次——



社會層次、身體層次、實踐層次——來談所謂的性別角色。

社會層次的性別角色

性別的第一層次是社會賦與我們的角色，我們自小就學習著如何去應付擔當這些角色。雖然佛教講世俗的解脫，但八敬法還是受到社會觀點很大的影響。以前我做女性研究，大部分是針對在家女眾的社會角色變遷。但自從接觸慈濟團體後，便一直想從社會的角度來探討：這個宗教團體提供女性什麼空間，讓她們不只是附屬於家庭，而有能自主的社會空間，這是我研究佛教女性的原因。

早期研究一些台灣婦女運動團體，發現不一定需要引用西方女性自覺或意識覺醒的說法，來詮釋台灣的女性自主。所謂西方女性的意識覺醒，是指「我要跟男性一樣」。這是一種對立的觀點——你是大男人，我是大女人，我不需要男性。但是許多台灣婦女團體的需要是什麼？她們不想依賴，但也不放棄婚姻，否則她們會變成什麼都不是。她們只是需要在精神方面，有個屬於自己的清淨領域，

別人無法干擾；在這個領域，追求精神上的獨立。因此，在我研究的婦女團體裡，有些女性參加婦女活動，如：婦女團體的讀書會，或是談心聚會。罵罵男人，藉此發洩一些怨氣。

社會對離婚或喪偶的女性，還是常用有色眼光來看待。所以要紓解情緒，要倒垃圾，倒完之後還是要站起來，考量現實生活，如：經濟來源、子女的教育費、贍養費等，那些根本是理不清的。而且還是會不免和前夫有所牽扯，與對方有一種說不出來、難解的恩怨關係。所以，有些人也會藉著念佛，從淨土法門找尋精神寄託。這就是本土的資源，並不需要靠外來的西方概念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可以自己嘗試走出來。

今日台灣佛教有許多局面都是女眾闖出來的。如悟因法師領著一群尼師，將香光山開闢成一個非常有氣象的地方。法師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，他們還有一些宏觀的理想，和教育的理念。而以台灣佛教目前興盛的狀況，出家眾的背後，其實還有一些在家居士的護持，其中以女性為多，這是一個相當值得去研究的主題。



在參與慈濟團體後，發現慈濟這團體很有趣。他們不講世俗事務，可是又表現得相當世俗化或生活化。這些慈濟人都不是愁容滿面，而是非常歡喜，這令我相當好奇。當然社會上還是有些刻板印象，認為這些女性是不是遭到什麼不幸才加入慈濟。確實有些人是在人生遇到障礙或問題時，她們才參加這個團體，然後自己才慢慢走出來。這些婦女很有意思，因此我才著手研究佛教在家女性。後來發現研究女性，也不能忽視男性——他們為什麼來參加佛教團體？他們的生命同樣也在蛻變、在轉化當中。對照女性的經驗，如何研究這些男性？這之間一定有些共同的東西。

所以，在第一個層次的社會角色上，男女好像是不一樣的：女性是眷屬愛重。心理學也講女性是看重關係的，要從別人眼中去看自己，她的自我是建立在人我的關係上面；男性通常是相當獨立、志在四方；而女性則是牽腸掛肚的。因此，就第一層次的社會角色而言，男女是有分別的。因為社會角色是長久的文化傳統，男女性別觀念是後天學習來的。但是我們

在個體的精神領域中，卻是可以去超越文化的限制和約束。

身體層次的性別角色

無論男性和女性都是人，人的困境就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有許多的煩惱。生命所遇到的障礙，形式或有不同，但本質都是一樣的。不管是男女、老少、貧富、貴賤都是一樣的——這身軀終究都要朽壞，那麼這身體給我們是什麼樣的觀照呢？

臨終關懷——到醫院當志工

佛法說色身是相而已，不是實際、實存的東西。但如何展示身體如泡沫，只是苦的聚合？更要以何種方式去引導還沒進佛門的一般人，去了解身體只是不斷變化、老壞的色身而已？在慈濟，慈濟人會去醫院做志工。臨終關懷是佛教一個非常重要的法門，常是讓人徹悟佛法的契機。人常在生命即將要結束時，才能體會人生如夢——是以前在做夢嗎？還是現在在夢中？為什麼我會和以前習慣的常觀世界的關係斷裂呢？——生死，對任何人而言，都是大事。



慈濟志工到醫院，當看到癌末病人的身體時，都感受到全方位的震盪。這眼前所見的身體就有一個窟窿，發出的味道非常難聞，皮膚異於常人，身體反應也與常人不同，整個感覺就是震撼。我的學生在癌末病房做研究，當志工。一進到癌末病房，就不知如何反應，因為太震驚了。那些病人不會像一般人一樣，有預期的反應。如：有些病人整天都不講話，那怎麼辦？這些病人都是以身體示現著。我們都是有情眾生，見到這種景象多少會反省——有一天，我也會變成那個樣子嗎？

佛教說身體是個臭皮囊。所以，有人沒學過佛，但他一看到癌末病人也知道所謂的臭皮囊就是這個樣子，會不會有些思考，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著眼點。任何人都會碰到大限，碰到生死底限。並不是理所當然地，明天依然可以看到太陽升起，可以蹦蹦跳跳。所以，我常說人就像活在一個大括弧裡，平常只看到生活的困境。不知那只是一個小括弧，外面還有層層的大括弧。最大的括弧就是：我們終究有一天也會離開這個世間。

以前沒有學佛，不知死後會去哪兒；現在學佛，知道死了會輪迴，會帶著業再來。所以要好好修行，不要讓下輩子的經歷比現在更糟糕。當進到醫院，知道自己目前的身體和病人們是不一樣的，會知所警惕，這對修行來說是很好的功課，也是很便利的功課。

病房是人生苦的縮影

醫院裡許多病人的遭遇類似，每個人都有話說。譬如：夫妻、親子在家都不講話的，到了病房裡，不只不會將恩怨放下，反而會更激烈地搬演。這時，不只有身體病苦，還有心裡有病。所以說，人世間一生走來，不管活到幾歲，所有的苦，所有家庭的苦，在病房中縮影、演出。志工進去不能只光會說：「今天你有沒有好一點？」對癌症病人來說，他已經不會好了，今天好一點有什麼用呢？醫生也救不來，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。所以有很多病人很不甘心，抱怨為什麼這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；又或許這病人沒有親人照顧，所以看到什麼人來都覺討厭。面對病人，志工看到的是無奈。病人與他只是偶爾的交

集，說任何話都沒有用，也不知道要以什麼立場來協助他們。所以，志工們慢慢地會得到一種結論：陪伴是很重要的，不是灌輸很多概念和道理。概念和他的生命無關；或者只有言語上的安慰，也是沒有用處的。

生死對每個人都是真真切切的功課，在此處，性別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。面臨生存的底限時，不需透過言語，而是透過身體的形象，表現出生命的無奈——生命要到哪裡去？如何幫助這個人？——有人以為透過念佛；或者很有慈悲心地不停地勸慰。也許對這病人反倒是最不慈悲的，他要的可能是：「不要吵我了！」但當病房陷入空寂狀態，給病人東西他不要，又不能講話時，要如何溝通？或者病人發了狂摔東西，是要逃開？還是留下來繼續關懷？要如何拿捏？是非常困難的。

各位可以想像那種情況嗎？因為生病的人已經不一樣了。我們本來都很正常，進去後卻不知該怎麼做，都變得不正常了，是嗎？

我們用文學的說法：生病是一場非常荒謬的戲劇。以前所有的經驗都

不算數了，怎麼會這樣子？這就如佛法所說的：每個當下其實都不一樣。不要受過去的經驗、概念所限制；不要帶著既定的想法；也不要馬上做批判。不應說：這病人脾氣怎麼那麼壞，因為，他的生命就是這個樣子。重點是：要如何相應？如何回應？所以參與臨終關懷到最後，不知是真的關懷了對方，或是回過頭來，關懷自己的生命該往哪裡去。

天地何其寬廣

對一個女性而言，也許自有許多煩惱，但看了這些生死之間的情景，頓時會覺得家庭的煩惱算什麼，她會



◎慈濟志工藉由自身的投入參與，與他人生命直接觸碰，是修行的一個契機。（照片提供：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）

因此更投入——從小情小愛中掙脫出來，發現天地何其寬廣。就從這裡面去想去參，當然不是一天就可以參透的。做志工也是一種修行，它需要團體的行動，大家一起分享，慢慢去了解，那就是一門學問了。有時，志工們一起分享病房所見所聞，有些歷經很多磨鍊的歐巴桑，反而可以講出有意思的人生道理和有智慧的話語，我認為那就是一個解脫的契機。這個解脫並非佛教中最究竟的解脫，而是本來是愁腸百結，現在卻慢慢地鬆開。這是從身體經驗出發的修行之一。

生死相通——大體捐贈

慈濟也倡導大體捐贈。慈濟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上解剖課，需要實際的人體為教材。醫學系的學生不是很多，一班大約50個左右，學生使用大體，一年也只需要13具大體。現在又加上一個模擬手術。就是人往生後急速冷凍，給醫學院六年級的學生做臨床模擬手術，因為急速冷凍的人體，解凍之後與活人較相似，便可以如同對活人動手術般練習開刀。

自民國85年開始，證嚴法師開始

推動捐贈大體。因為人死了，身體也沒用了，可是對醫學院學生了解人體殿堂的奧秘卻非常有用，那就捐出來吧！這也是一種布施。雖然佛經中沒有提過，而是在發達的現代科技中，才有的新的布施經驗、新的作法，同時也是一種生死教育。

死後身體燒成骨灰，成了廢物，而醫學竟然讓它轉化成教材。這雖是從醫學較工具性的角度來說，但若非捐贈者擁有一份大捨的心，誰願意？因此，對大體捐贈者，我們要尊重感謝。說真的，當我簽捐贈大體志願書時，想到自己的身體將會被刀子切割時，還是有些顧忌遲疑；還有想到私密的身體，可能會被自己的學生看到，總感覺不好——這就是社會層次的感覺：是「女性」的身體被人家看見了。轉念一想，男女身體其實都是一樣，這種我執，根本是多餘的。

死亡，每個人都相同

第一次大體解剖啟用時，我進到大體室去看，所有的大體真的都是一樣，就是死後的樣子。有年輕的、有年老的。而人死後的皮膚，有的是青銅色、有的紫色。如果生前有打針，



就會看到很明顯的針孔。有的很瘦，卻腹脹如鼓。所有的大體都躺在那邊，然後模擬手術開始，刀子就會從胸膛劃開。如果這個人比較胖，脂肪就會跑出來，露出黃色的一層。這時還會覺得那是個人嗎？生命到了最後，不過是一堆看不出所以然的東西罷了。

這景象很令人震撼，和在醫院所看到的又不一樣。醫院裡看到的畢竟還是活的，我們所關心的還是病人和生者之間的關係。但死了之後，所有人都是孤單地躺在那邊。從一個生下來純淨無瑕的小嬰兒到死亡，一生就這麼走過來。年輕的是十六歲到二十幾歲、老的也有八九十歲，讓人感覺娑婆世界真的是苦！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如此，有朝一日，我們都會死亡，這種景象令人感到自己的渺小。

大體老師的大布施

我們稱大體捐贈者為捨身菩薩或大體老師。在解剖之前，學生會到每個往生者的家裡拜訪，了解大體老師生前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一方面讓家屬安心，因為他們的親人將會被千刀割開，被毀損的很嚴重，情何以堪

呢？雖然還是會縫回去，但這些年輕的學生能多小心？他們也是在嘗試錯誤中學習，所以，有時真的會不小心割錯了。曾有位捐贈者生前留下一段錄影，他說：「我寧可你們在我身上割錯一千刀，也不要將來在病人身上割錯一刀。」這胸襟很寬大——我的身體就給你，你怎麼處理都可以，就讓你們學習。他用自身詮釋了佛法的「慈悲喜捨」，這種醫學教育的基礎，就是一種大布施啊。

這些大體捐贈者真的很不簡單，無論生前多麼平凡，但他的生命因此而有了份量。當學生跟親屬提到大體老師如何如何時，家屬也會覺得與有榮焉。早期我在慈大人文室，剛開始推動大體捐贈時，我就有一個想法：在大體解剖台寫上捐贈者的名字。當時解剖學科的教授認為沒必要，因為以前解剖的都是無名屍，他們覺得這樣會比較客觀；擔心標上名字後，學生會因知道那是某某人而下不了刀。錯了！其實有感情不一定就無法練習開刀。我曾聽過一位醫師說過，他們當年上解剖課時，整個環境沒有宗教氣氛，可能割下了什麼器官，為了驅

除內心的恐懼，就彼此丟來丟去。這是多麼地不尊重遺體啊！其實，若能培養學生心懷謙卑，以尊重感恩的心好好地練習，將來行醫時能尊重病人，就從這個地方開始自我教育。

另一種共修

慈濟大學有一個「大捨堂」，那是放大體老師骨灰的地方。大體最後還是會火化，一部分帶回去，一部分放在大捨堂。大捨堂是非常莊嚴的場所，我曾經帶人去參觀，聽到許多慈濟委員說：「以後我在這邊有個位置。」有人笑著回說：「那可不知是誰會先來。」這很有趣，笑談之間生死竟可以如此輕鬆。生死不是斷裂，而是相通的。佛教說分段生死，有輪迴，還會再來；生生死死，就這樣變

成一件很自然的事。當知道死後還會再來，很多人就不會再計較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東西了。大捨堂本來有兩百多個位置，現在已經快要滿了，才不過幾年的時間，已經有一百多位大體老師了，超過一半了，已經愈來愈多的人願意捐贈遺體。而且慈濟對於大體的處理有一套儀式，是非常隆重的。我們很喜歡參加大體的啟用儀式，和學期結束後的告別式，有很多的志工一路助念，浩浩蕩蕩地將大體送到大捨堂去。那儀式很莊嚴，有著生死相通的感覺。當下，自己也願意就像那樣子，為這一生告一個段落。

對慈濟志工來講，為什麼他們願意捐贈大體？因為那就像一個寶庫，讓他們從中了解一些道理，讓人去思考，也讓人心胸變得寬厚，不會再將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。生命是流動的，所有的生命都是互相映照；所有的生命都會逝去，留下來的就是那份情懷。會願意讓自己的生命留下



◎生死不是斷裂的，而是相通的。大體老師無言的教導使人重新省思生命。

(照片提供：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)

一些東西，為眾生的福祉出一點力量。卑微如我，也可以參與，就像一首交響樂，不論演奏的是何種樂器，什麼角色，就是少不了你。或許可以將這說是一種共修，但這經驗和很多法門不一樣，但同樣是觀照身體，直接將人推到死亡前面。當直接面對生死時，人究竟要去哪裡？

我們會在大體開始的啟用儀式，和結束時的感恩儀式、告別式時，邀請家屬參與，這些家屬大部分不是佛教徒，也不是慈濟人。今天會來，是因為他的親人在這裡，不是因為慈濟來的，但他們也都感受到那不同於一般殯儀館的氣氛，那是種尊重、莊嚴的感受，在此，生命的意義被凸顯出來。這是慈濟的經驗。

慈濟很多信徒、志工是非常草根性的。有些慈濟的女眾，只是將養兒育女的愛，延伸到社會，不一定會去淨化生命的本質，提升自己。只有當面對身體時有些領悟，才能突破性別加諸在頭腦、身體、精神上的限制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。這部分是身體的層次，這對我來講是非常深刻的。

實踐層次的性別角色

神聖的連結

最後是行動的層次，行動是你要去做的，是實踐的。如：大體捐贈、做志工等都是實踐，這常常都需要大無畏的精神。再舉一個慈濟的例子：有一年，台中威爾康西餐廳大火，燒死很多人。有位志工去幫忙抬屍體，因大火將屍體燒得焦黑；當屍體抬起來時，那手臂竟然掉下去了。那位志工本來也是個膽小的人，當然很害怕。但因為有很多人一起做，就比較不害怕。他將自己想像成觀世音菩薩一樣地慈悲。證嚴法師曾說：「你們就像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一部分，一隻手，一個眼睛。」所以每個人將自己想成是菩薩的某一部分，我把它叫做「神聖的連結」。不管情緒如何，就是去做就對了。又如：921大地震及空難的現場，也是一個生死教育的現場，一樣令志工刻骨銘心。急救或搬運的過程中，踢到、踩到的可能都是某個罹難者身體的一部分。在那種景象中，生命是毫無尊嚴的。生命易脆而無常，我還有什麼不可放下的嗎？

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呢？

身體的、行動的法門

這是慈濟的法門，是身體的，也是行動的。你要去做，去現場。光透過看書、想像是沒有用的，因為沒有全方位的震盪。你要用肉身去行動、去感受，那才是真實的。經驗可以從社會層次到身體的層次——疾病、生死變化都與我們有關聯；經驗也是用身體、行動得來的。佛教徒修行時不只是靠想像，而是要靠人與人之間的



◎修行不是靠想像，更要實際去參與，去現場體會。
(照片提供：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)

互動、接觸。更不只是日常的生活，還要再進到生命終極關懷的情境。終極關懷不是指要超越，要到彼岸，或是去上帝的天堂。而是反省：生命是什麼？從何而來？往哪裡去？有一天身體沒了，剩下什麼？

這種經驗、這種世間現象，用言語無法完全表達，只有當去看了，才能真切地體會。我親臨那種體驗後——譬如，參加送大體火化的儀式，沿途中一步一佛號的景象，會覺得靈柩中躺的那個人和我是生死相通，是一種生死共在的律動——意識到自己身體以後將成為的狀態，讓我也有所體悟。所以，有很多的志工在投入與參與時，並不只是服務，也當做一種自我教育，收穫很多。這是一種循環，因為從中得到更多的能量，所以可以再投入。這要靠行動、靠親身實踐得來。雖然周圍的互動很重要，但如果能利用團體共修，創造機會讓自己知道、體會生命，從看見實際的真相，再與概念互相參照，這就是解行並重吧！而所謂的性別意識，好像就不是那麼重要了。



◎慈濟女性柔和清淨的形象，是自身生命從內而外的展現。（照片提供：佛教慈濟基金會版權所有）

兩性合作與兩性分工

以前我做婦女研究時，有人提出所謂兩性對立期、兩性合作期。現在在一般的社會層次上，可能還沒達到理想上的兩性合作期。但在佛教團體中，的確看到兩性合作的趨勢。慈濟中雖然還是有兩性分別的情形，例如：女性穿旗袍、挽髮髻，是延續傳統的性別意象，這是為了接觸一般的大眾，以性別角色的某種特殊氣質去悅眾，讓人覺得看了喜悅，看了舒服，但這畢竟只屬於一個層次而已。

如果只看到她們延續傳統的角色，而沒有看到她們為何有這樣的精神動力奉獻，那就只是看到表象而已。志工外表穿得乾乾淨淨，但卻是從內而外的，內心的堅強，是因為看到身體脆弱無常的本質。像我今天看起來乾乾淨淨，其實人的身體哪裡是乾淨的呢？人只不過是個臭皮囊。外在可以表現得很有彈性，但內在是必須對生命

有較實在、較深刻的認識，如此就不會只注重外表的裝扮。這是我做研究時，所看到及體驗到的。

今日，許多台灣佛教的道場，氣象萬千，各有傳承的法門，法師也各有願力及攝受的對象、方法。而我覺得走進人群，以身來修行是非常重要的。讓我們不要停留在性別、男女的分別心上。男眾較少時，會讓他們做較粗重的工作，是因他們較有體力；然而女眾也能成就大事。就像香光山的開闢，從當初的荒煙蔓草到現在，是比丘尼法師們用心大膽的開展才成就一方福田。



結語

生命最大的奧秘是當我進入大體室時，看到從未見過的景象時，覺得好驚嘆！那完全顛覆了以往對身體的執著，顛覆了人與人之間可能的分別。社會上，我們都是用角色在行事——那是什麼官，或是某院長——但卻不明白：那只是一個小括弧。那大括弧在哪裡？原來大括弧就是生死。

我很敬佩台灣佛教中女眾的努力，總覺得女性較有勇氣和魄力開創新局，男性大概都是坐著講經說法比較多吧！我也很慶幸自己是女性，因為可以親近那些令我敬佩的法師們，體會與感受她們的細膩和心中的丘壑。不限於慈濟，還有許多其他的法師，包括悟因法師也曾給我很多的鼓勵，而每位法師都各有不同的風格。這好像又回到了性別的議題，為什麼男女會有不同？我相信這是在第一層次的社會角色。如果太拘泥於社會角色，就會跨不出去。如認為：女性只能在佛教僧團裡面做第二等角色，這對佛教及社會，並不是一個好的想法與設定。

女性起初可能採取單打獨鬥，本來是邊陲性的存在，後來常變成中心。就像慈濟本來在東部，但現在已有三十幾個國家，有慈濟組織的聯絡處。像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，這麼注重教育、學術，所以有今日的成果。這都必須用心深耕，過程是非常辛苦的，還得不計較。這些都要有過人的毅力，我在台灣許多比丘尼身上看到了。所以，這部分是要回到性別的議題或人的韌性？女性由於先天的壓制，反而在生命的機遇中，奮發出一番氣象；也就是在不公平的境遇裡，激發出更大的願力去突破困難。這些在學術上是值得研究的。重點是：生命是自己的，自己要怎麼過，才可以不斷地看到不同的境界，而不是拘泥在社會的眼界裡。這是我個人一方面研究，一方面思考及實踐的心得，與大家分享。📍

【更正啟事】

本刊第83期，專輯「佛教女性出家者之今昔」，頁24，第二欄14行，更正如下：

「讓出家女眾無法在教團裡與比丘處於平等的地位，……」

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 近期活動

〔精進共修活動〕

◎佛一

時間：3/12（日）、4/09（日）

地點：香光寺 05-2541267

◎藥師懺共修

時間：3/25（六）

地點：印儀學苑 02-23641213

◎皈依

時間：4/02（日）。下午1:30~5:00

地點：養慧學苑 04-23192007

◎佛三

時間：4/08~4/10

地點：紫竹林精舍 07-7133891

◎禪三

時間：4/15~4/17

地點：紫竹林精舍 07-7133891

〔課程講座〕

◎家庭溝通舞蹈

時間：2/27~3/01

地點：印儀學苑 02-23641213

◎社區兒童營

時間：2/11~2/12

地點：香光山寺 03-3873141

◎兒童書法教室招生

時間：1/07~3/04。每週六下午3:00~5:00

地點：安慧學苑 05-2325165

◎鉛筆素描與美工設計招生

時間：1/03~5/09。每週二晚上7:30~9:20

地點：安慧學苑 05-2325165

◎兒童弦樂團招生

上課時間：3月至6月。每週五晚上7:30~9:00

地點：養慧學苑 04-23192007

◎書法研習班招生

時間：10/1起報名。

地點：養慧學苑 04-23192007

「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」圓滿舉行

在數位化資源無法完全取代紙本閱讀之際，紙質圖書仍是重要的傳承媒介。有鑑於此，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，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，特於94年9月9日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寶環國際會議廳舉行「紙質圖書保存維護管理研習會」。本會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，延聘國內紙質維護專家，講解圖書防霉、防曬、防蟲、水淹等處理，計有180位來自國內各大專院校，及各專門圖書館工作者參與。

邀請您

加入豐富生命的行列



95年度印儀學苑佛學研讀班招生

【課程特色】

分初、中、高三級次第升學，有國語、台語班供選擇。課程兼具知識性、生活性與宗教性，並藉課外聯誼、培福等活動引導將所學佛法落實於家庭、事業及人際互動中。

【報名】

地點：台北印儀學苑

時間：即日起受理報名

詢問專線：02-23641213

在 心光中 啟程

95年度香光尼僧團各分院道場新春祈安法會

在一天的開始，
我踏出了第一步。
我在佛菩薩面前，
許一個願，
說我願意：
以歡喜心和感恩心，
來面對一切人和事。

〔辭歲共修〕

- ◎安慧學苑：1/23（一）晚上7：30 / 05-2325165
- ◎定慧學苑：1/23（一）晚上7：30 / 037-272477
- ◎養慧學苑：1/23（一）晚上7：30 / 04-23192007
- ◎印儀學苑：1/24（二）晚上7：30 / 02-23641213
- ◎紫竹林精舍：1/25（三）晚上7：30 / 07-7133891

〔新春祈安法會〕

- ◎印儀學苑：1/29（日）/正月初一
- ◎定慧學苑：1/29（日）/正月初一
- ◎養慧學苑：1/29（日）/正月初一
- ◎安慧學苑：1/29（日）/正月初一
- ◎紫竹林精舍：1/29（日）/正月初一
- ◎香光寺：2/01（三）/正月初四